

楊全甫諫草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

題為督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申公勤事先該臣以西
陲殺降召蒙失事殃民具疏叅劾督
臣李汶等蓋邊民恨之入骨朝士聞
之滿耳者業經部院覆奉

明旨將巡撫總兵各俱革任嚴勘矣獨汶
以百足自衛尚寬一褫禍首罪魁已

屬厚幸使稍知自愧安心以待公勘
可也卽或欲辯飾平氣以待併勘可
也何乃逞蛇虺之舌弄戈矛之筆欺
橫一至此乎就中漫引

國家世讐當報之語與邊境數年被虜
之情轉換支吾不滿士君子一笑臣
亦不屑與之字字細辯姑就其緊要
欺罔處畧為析之汶謂虜非恭順已
未題款臣查巡撫王見賓原題疏中

一則曰虜到花馬池謁見軍門崩角稽首軍門已許進馬一則曰督臣有書寓臣果言款可許貢馬當收一則曰該臣會同總督尚書李汶議照一則曰先將可許之狀會疏題請以此觀之虜恭順耶不恭順耶汶預題耶不預題耶以露章入告之言公然隱諱此與面欺者何異哉頗聞殺降之後延寧二撫臣貽書都中所知曰此

軍門意吾無柰何耳是累二撫臣者
汶也汶尚欺言不共議耶汶謂套虜
與松虜同枝無漠然不相顧恤之理
夫松套形勢隔絕在二千里外若風
馬牛之不相及也無論朝紳曾宦秦
中者人人皆訝其為誣即謂急難相
關顧不赴援於巢穴方危之日而赴
援於掃空遠遁之後不相助於跳梁
犯順之時而相助於獻琛市賞之盟

有此理乎旬日之間方盛稱其乞哀
又遽言其詐慢汝既不能遠擾謀又
無端可伐將無自以莫須有加虜耶
汝以一舉大獲兩艇斬虜為奇捷臣
姑不論黠虜萬衆馘及二千士馬不
聞損傷小堡各能得級事勢不通耳
目難掩惟觀七月入犯到處尋殺兵
將地方殘破已無噍類各將歛兵馬
於一城股慄自保無一敢出

皇上試問李文前此探穴斬級之雄於今
安在豈西陲將士勇於鏖戰而怯於
堵截深入則強而坐守則弱耶殺降
邀功之情互觀立見尚敢以唐之名
將藉口不知指誘殺為血戰博奇禍
於旋踵李靖陰山擒頡利之後次年
曾有此辱國殃民之事否乎汶謂一
切殘掠人畜即時上聞夫

國家申報軍情之例最嚴故各邊虜人

則報虜出別報失事有無輕重則報
今虜自七月半入犯至八月終出境
始終荼毒生靈幾五十日其間殺掠
之慘千狀萬態何日無之汶延捱掩
覆始終不以實聞寥寥一疏朦朧數
語非欺弊而何且蹂躪空窞得失相
當之說即事已敗露猶誑奏不已若
稍有忌憚敢如此乎督鎮同舟事聯
一體始見功有可邀汶既指授夢麟

襲降殺款共為富貴之資繼知罪無
可赦又聽縱夢麟科歛打點共圖僥
倖之計麟之貪孰謂非汶之貪麟之
賄孰謂非汶之賄猶然侈口談生平
真不知世間有庶耻事矣臣原疏諸
狀所得者秦關往來之真傳都下縉
紳之公論事事有據非僅風聞乃汶
輒忿氣相加至妄謂簧鼓媒孽信如
汶意必任已誤

國欺

君令秦人不敢怨言官不敢問而後為快乎且按臣所奏不盡於汶之所報又誰簧鼓又誰媒孽耶總之昧心撒潑塗面放刁譬如攫金於白晝而惡人指其為盜且自稱曰廉士宣淫於通衢而惡人指其為娼且自誇曰貞婦百醜俱彰無所用耻大臣之體從汶丐喪治盡矣夫臣言官也糾摘奸欺

言部
三卷
五
自其職掌况被叅不許奏辯屢有

明旨昭昭赫赫孰敢干之而汝輒狂悖無
忌若此尚可謂有人臣禮哉藐玩

君父人人切廢其罪又無待臣言者獨念
朝廷行勘自有定例未有官不解任而
可勘者尤未有總督不解任而可勘
者汝以待罪之身居節制之任即其
跋扈鳴張之狀將何官不可把持何
奸不能蔽匿臣前疏有云按臣所奏

之道屬所寄之耳目皆彼術籠威嚇
頤指氣使之人必不敢直發其奸機
而顯定其罪案正慮及此也况新推
總兵王威亦係殺降邀功負罪聽勘
之數反驟膺推轂即專閫本鎮是依
然一夢麟也表裡為奸始終做成一
局非

乾剛獨斷盡破奸謀則謂之罪人自勘可
耳謂之未嘗行勘可耳其術以神公

道而服人心哉伏乞

聖明亟將李汝單任聽勘庶早日之體少
重軍民之憤少紓臣無任激切顙望
之至緣係督臣詭辯欺

君橫詆失體懇乞

聖斷速賜罷斥以伸公勘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具題

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官臣楊天民
等謹

題為歲清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臣等管理
巡青案查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應該年終將京糧庫歲出歲入
一應料草銀兩逐一清盤明白造冊
奏繳臣等遵奉近於本月十九日親詣
該庫會同管庫戶部陝西清吏司

事揚文裕並遇實在銀三萬九千八百餘兩及細查開除款內本年閏肆月分因給發東兵行糧借解過本庫銀八萬兩臣等見之不勝駭愕夫錢糧關經

國大計論出納各有正款論職掌自有專司一切私擅那借皆法之所必禁也京糧另建庫藏查覈專屬青差屢經條議屢奉

欽依非守法之臣所當斤斤不敢紊錙銖
失尺寸者執查上年已曾以私借被
叅一次雖經部籍口權宜一時苟免
重譴然權宜相濟必正項有餘或可
以濟別項之不足耳必正支稍緩或
可以濟別項之至急耳今京糧實在
尚不及四萬兩臣查日前科草諸價
應支之數非十六萬不可果有餘乎
抑可緩乎嗟嗟自那移之弊生而商

人已不給預支矣今復併辦納已完
之價逾時不與又奚怪乎諸商傾家
蕩產削髮遁逃呼天號地於

輦轂之下哉

朝廷用商實皆此屬陷之也臣等叨任
督理事權所在即綱紀攸存乃該部
既不請

旨

皇上又不關白於臣等任意那東補西是

遵何例且如太倉均係錢糧均有巡視該部曾有不請會同不候執結而後徑自支發者乎獨於京糧專恣若此無論髦弁臣等其變亂成規擅空帑藏使稍知有法度諒必不敢爾爾也若再不申飭濫觴何極除將造完文

冊遵

例親齋

進繳外伏祈

嚴勅該部自覆借出銀兩作何抵還待領
疲商作何處給仍將彼時經手私借
之臣列名并

請重加罰治庶無所逭於前斯有所警於
後而

天閑重計可不遽至廢弛矣緣係歲清
京糧并舉私擅那借之弊乞

賜議處以肅法紀以一事權事理未敢擅
便謹題請

上日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臣等竊惟人主繫丕基
而弘令緒未有不以宗廟社稷為重
者而太子則宗廟社稷之本也苟以
主器之身而典禮未備既非所以示

重或當期會之際而猶豫未決尤非
所以杜疑故自古不諱之朝有一於
是臣不得不力諍君不得不勉從無
非為宗廟社稷計靈長也今

皇長子業十九齡矣

麟安已偉

鶴禁猶虛且淑媛久選而六禮未行
髮久垂而三加未舉即縉紳士庶之
家或不其然奈何於

朝廷見之也頃者舉朝文武諸臣或以
合疏或以單疏既十餘

請矣

皇上槩留中不報此何以故臣等反復思
之愛子者天性之親觀

聖諭中既念其齡已過期又喜其體已充
足是

聖愛之不欲遲此禮也明甚立長者

祖宗之訓觀

聖諭中既謂長幼自有定序又謂非有別
意亂危家國是

聖斷之不欲違此禮也又明甚本不欲違
而今若違之得非終以希

恩沾名擬臣下耶臣等切謂

國家二百年來凡

大典禮大政事率皆公請公行其不以
總攬廢僉謀者非但明

帝王至公無我之心亦以見

上下相與有成之體臣不敢遠引即當年
皇上諸大禮

訂立在隆慶二年而諸臣於隆慶元年請
之

加冠在隆慶六年而諸臣於隆慶五年請
之

大婚在萬曆六年而諸臣於萬曆五年請
之朝奏疏而夕報可

舊典固具在也今諸臣安得不請乎况典

禮一日未行人心一日未定觀望者
輿備調停之說所謂先行

魁路後行

間立者是也使

皇上三禮併行之美意及紊而難通揣摩
者妄騰疑謗之口所謂緩完

大工多派珠寶者是也使

皇上少候在邇之

請論反因而幾晦又况道路之訛言更有

謬不止此者哉諸臣憂典禮之愆期
念

渙汗之難反固宜其一疏再疏公請單請
必期得

俞旨而後已也伏望

皇上擴虛受之懷

採通國之論就疏

批答明示允行此

明良之泰交都俞之盛事也即不然亦須

玉頌

中旨特勅所司將前日

聖諭所定者禮先

冊立次

冠婚各誦吉具儀及時并舉庶

片言足以定大策

蚤斷足以釋群疑諸臣但有懽呼踴躍

額手稱

賀而已又奚庸頌志以哉儻併此逕滯竊

恐事關

國本臣下誰敢不爭言出公心臣下誰
敢中變惟

聖慈速賜裁決天下幸甚臣等無任隕越
翹延待

命之至緣係仰懇

聖明深惟

宗社大計亟行

三禮以定群疑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且題

禮科等科署科事右給事中等官臣
楊天民等謹

題為

廢典義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臣等竊聞骨肉之
間人所難言宮闈之中疑所易起况
國儲重器建儲重典自非俯順輿情
言明定大策則上猶豫而下觀望鮮有

不耽誤事幾而醞釀濶隙者是不可
不深長思也今

皇長子應舉三禮率皆踰期在

聖諭非不屢斷然斷而不果於行猶弗斷
也在朝臣非不屢

請然請而無濟於事猶未請也臣等叨耳
目之官以諫諍為職其敢以累疏片
詞僅取塞責而遽已哉惟是淺言之
既不足聽深言之又不敢陳展轉躊

踏莫知所措無已姑以至情之不容
慈與夫人言之不可忍者畧披其愚
顛

皇上垂察焉夫重莫重於

祖宗之典而典錫承祧尤重之重者也親
莫親於

父子之情而情關繼體尤親之親者也
列聖相承

十朝於茲矣曾見有十九歲之

皇長子倫廢父定而名號猶未正者乎
竊窈父選而伉儷猶未諧者乎

睿德父成而元服猶未加者乎即恐

宗藩中亦未嘗有此條例可援也素何
以

垂統之舊章且行且止以

貽謀之吉典若決若疑雖如

皇上篤愛

皇長子之意未嘗不切然合此亦安所

寄以示

元良之眷而慰

九廟之靈乎臣等竊謂至情之不察

此也自古執狐疑之心者來護邪之
口持不銜之意者開辟枉之門追憶
十八等年因

淚汗未信致橫議叢生猜及

宸衷者有之猜及惟愛者有之人情洵洵

至土壘

聖慮大賞暴白不日朕豈有溺愛則曰朕
無端受誣衆口難調往事可鑒也今
遷延又及十年而奏報轉成沉閣回
就當年景象其時之榮華何如事之
緩急何如能使道路揣摩之口一是
甚乎臣等誠不敢一一驗

願顧念疑謗日深隱憂可畏是豈

聖德

聖世所宜有哉臣等竊謂人言之不可忽

者此也伏乞

皇上深思遠慮

體無所解之情

踐不可爽之信將原定

冊立冠婚諸禮

特諭所司乘時并舉庶

國本蚤定人心自安而

宗社億萬載有道之長端在於茲矣臣等

無任翹企禱之至緣係

慶典久稽群疑漸起懇乞

聖斷蚤定

大計以安中外人心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具題

禮部行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臣入科
辦事接得

代王彛勺一本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請封郡爵以廣

聖澤以隆

藩國事奉

聖旨禮部查例來看欵此臣仰頌

皇上聖明知勝龐之奏不足信而必責查
於部知陳乞之私不當徇而必責合
於例如此則法不虞撓

恩不虞濫臣似可以無言第念

國家所以齊一政體約束群情而不至
有潰隄濫觴之患者惟恃有此

明例為之凜凜非惟不可使其有覬覦之

端抑亦不可容其有瀆奏之擾今

代府何如也臣查

宗藩有條例有要例條例定於

皇祖其進封款內載稱以

郡王而進

親王已為踰等苟以進封之

親王又欲推恩於本支不亦濫乎故禮
有繼統不繼嗣之文例無加恩再加
恩之理今後

郡王進封

親王者以後

世子世襲

親王次嫡庶子每世止照原封世次本

等官職不得進封此

舊例之可按者也要例定於

皇上其封典款內載稱

親王薨而絕嗣許親弟親姪進封為

親王日後子孫除承襲

親王外其餘俱照依原封世次授以本
等爵級不准加封若嘉靖四十四年
例前加封者姑准照常傳襲例後加
封者查照世次改正此

新例之可按者也茲彙鈎原以
新寧王進封

代王其長子鼎涓於例應封

世子異日承襲王爵其次子鼎莎止得
照本等爵級封鎮國將軍其一文二

女亦止得封縣主例各掣備分當恪
守乃今於長子不以世子請而以郡
爵請豈其薄世子而不為乎想亦不
諳典制之故無足論也至欲以次子
而併封

郡王以兩女而併封郡主此何心哉是
冒濫之念重而以

祖宗之成憲或可以私干也徼倖之意多
而以

朝廷之法紀或可以嘗試也王亦可謂
不知有法守者矣至藉口

益

吉二府事例尤為謬悖蓋

益王諸子加封在嘉靖三十八年即要
例所謂例前加封姑准照常傳襲者
也今

代王子女非例前也安得援以為例

吉王二子雖曾以

皇上親支之故倖冒

特恩然當時科部執奏

皇上業有仍不為例之旨今

天語尚新也

代王又安敢藐然視之而不知忌憚總
之以例為例而例既相違以人為例
而人又有間其希冀竄擾之非臣益
不能為

代王辭矣不特此也畧聞

諸藩每有例外干請常被差使棍徒指
稱在京打點騷騙動以萬計小而指
及吏胥大而指及濫娶甚且指及

內廷使天下聞之皆謂

朝廷之上政以賄成如此可見撥外之
恩既啓佻門又開騙竇既壞

成例又傳汚聲是安得不加慎重而反令
其累平明之治也哉伏乞

皇上特奮

乾斷并

勅該部覆

請嚴加申飭庶

成命不渝而名器益重紛擾可杜而

統體益尊矣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緣係

宗藩違例干

恩仰乞

嚴加申飭以杜奏擾以重典制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上日

萬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具題
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謹
題為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臣惟

國家以文取士科場之典最為隆重當
其規畫未善則議論不得不詳及其
通變既宜則法紀不可不振今歲復
當比士於鄉臣檢閱先後題

准事例業詳於其言之矣獨計邇來

朝綱日玩士習日險議者未必行行者

詩經卷之九
未必實私無必杜法無必伸實與何
事可容廢格若此臣用是不復瑣議
惟摘舉一二緊要所當亟亟申飭者
為

陛下言之夫潛通關節科場之大蠹也我
祖宗朝有不犯犯則無赦邇來附勢通神
緊多委曲如戊子順天場中奸弊豈
不鑿鑿有據乃主考借行勘以免舉
人假覆試以免前者無急後者效尤

遂致丁酉一科又爾狼狽不知果盡
法否是陽禁關節而陰許之也此所
當申飭者一釐正文體科場之首務
也

祖宗朝明經守註定於一尊邇來

頒式揭示豈不三令五申願主司好奇
士子尚詭滿紙皆鈎棘軋苦之語信
口皆老佛莊列之談不雅不馴褒然
見錄如丁酉順天被舉諸人有何詞

可解總不以通關節論定宜以離經
點且正考已自認難諉何得獨完士
子已奉

昔革回今猶來去日營營

輦轂下又不知作何鑽刺其胡以訓天
下士哉是陽正文體而陰壞之也所
當申飭者二簾官分房閱卷例也為
國求賢非植桃李如一房優卷果多即
多中何嫌如一房優卷原少即少中

何害其不得照房定數也

令申巳丁寧矣邇聞各主考秉公去取者間亦有之其他畏口吻徇體面計房平分者依然十之六七試齒二錄可考而知也此有遺珠之嘆彼有續貂之譏鑑衡謂何苟沿弊奪此所當申飭者三部科場後查叅例也地不分直省官不分散要若有所查有所不查有所叅有所不叅皆非所以明

公道也微聞徂事議蚤騰矣而始驗
諸卷則必有以彌縫而始置者專其
發矣而偏重其人則必有以悅俸而
漏網者如此綜核不但使被論者得
以藉口自脫即職掌所在豈容草草
塞責乎此所當申飭者四夫四章者
國憲因之屈伸士風視之隆替臣願
皇上特勅該部嚴申告誡今歲科場再有
踵犯前弊者部科從實糾察

朝廷盡法處治務使一切錢神勢焰舉
無所施其巧力則其於世道人心豈
曰小補至於慎典試之選嚴冒藉之
稽出題不宜主考自專落卷必當各
房互閱簾外專主糾察毋侵校閱之
權主考不論官階總用賓主之禮科
條備具又或參差併乞一體申明責
令遵守臣無任惓惓企望之至緣係
科場條議已詳法紀未振懇乞

宸嚴特加申飭以肅大典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

上旨

萬曆二十八年五月初二日具題本
月初五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禮科著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臣等於三月間欽奉

聖諭內稱

皇長子冊立冠婚之禮俟移居後以次

舉行嗣又

特諭閣臣叮嚀至再中外臣工咸舉手加額曰

陛下神聖片言而明長幼一舉而植綱常衆皆悅服翹企以俟

繪音不敢復有陳竇顧今逾春而夏夏而秋矣金風授律爽氣漸回矧

兩宮竣事已成萬年不拔之基

萬壽屆期正當一家和樂之候且外臣齋捧至者行將雲集

闕下請及茲時蠲吉成此

慶典庶人知

聖心獨斷原不待於臣下之私憂然而

國本不搖益有以慰海內之係望臣等

不勝屏仄待

命之至緣係仰遵

聖諭恭

請及時詠吉以完

大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首

萬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

附

監察工程禮科等衙門右給事中等
官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臣等伏念自

兩宮告燼致

六寢偏安中外皇皇所為竭子來之力而

企鼎建之成者業五載於茲矣幸合

輪矣既美金碧已擇計所未究不及
九仞一簣竊謂刻期可竟無難事也
不意旬日以來情形頓異督者有倦
勤之心作者任偷安之便問及仰面
天花則口請

旨未下誰敢擅專問及圍廊油蹄則曰奉
旨細成誰敢造次支調延捱明爲觀望不
知

聖心果不欲落成之速耶臣等夙夜躊躇

莫得其解蓋正位宅中崇高之體今
啟祥雖均屬

清禁然仰視

乾清

坤寧終偏在一隅此其孰為爽塏孰為清
嚴可不問而知者奈何不欲落成恐
非所以計

攸芋也玩燭虛糜財用之蠹今每日夫
匠動及數千急之剋速一日即得

日之省緩之則遲一日即冒一日之
費况此何時也

朝廷之營繕尚多水衡之匱乏已甚柰
何不欲落成恐非所以節糜費也工
程典禮奉

首相須頃見

皇上愛重

皇長子方懷溽暑之虞即有少俟之

命計今暑已消矣俟已久矣

聖斷傳行諒惟旦晚是典禮已不容緩也
而工程獨不當速乎柰何不欲落成
恐非所以集

國慶也出警入蹕用備非常今荷鋪操
刃之夫朝昏蜂擁既近在

法宮咫尺之間又正遇

車駕遨遊之日盤詰難施倉卒可慮工
完利耶不蚤完利耶柰何不欲落成
恐非所以成不虞也况

聖壽在邇正

六宮燕喜之辰且

覲典方臨又萬國嵩呼之候誠及此時
工此時還

御

配乾坤而並位

臨闈闈以凝禱豈不休哉臣等以耳目之
司叨監察之任雖

官府九閤莫由仰窺

聖意但欽奉

勅書原責臣等以工獲早完財不虛費為
稱任使今事勢如斯若終緘默不言
是不但不能償其完於未完之前抑
且隱其完於已完之後不但不能節
其費於有可費之中抑且溢其費於
無可費之外

簡書謂何臣敢弗畏用是不避忌諱冒昧
瀆

請伏乞

皇上特勅在工諸臣務殫心底績刻日告

成俾蚤康

聖躬大慰與望臣等不勝幸甚緣係

大工已竣仰祈

特勅落成以奠

宸居以慰輿望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具題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
謹

題為遵

明旨循職掌伏乞

奏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臣惟

大禮一事屢奉

王音載在金匱曰俟天氣清涼以便舉行
今已秋深爽氣漸回矣日待

慈慶宮成揆次舉行今輪奐告成業已
謝土 天雖

宸太之獨斷天下信之群臣信之而吉期
之猶豫則天下望之群臣望之夫

右有美而將順者臣等之夙心禮宜奉而
因時者臣等之職掌當萬國高呼之
候盍令

佳兒佳婦同稱萬年之福值

一人有慶之宸會凡是

父是

子共聚一堂之樂則

陛下之

詔令信如四時臣等之甘忠無事再
竄矣臣等激切顛望之至緣係遵

明肯循職掌伏乞

蚤定

大禮吉期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

請

音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共題

留中

禮科署科事右給事中臣楊天民等謹
題為

大禮久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頃者天氣清爽

新宮落成臣等仰遵

宸斷屢以

木禮吉期為

請未蒙

俞旨竊思秋仲以來

聖節正臨想樂事駢臻無暇綜理今朝

賀諸臣又將

陸辭盡及遠近華夷并集之候早完

若臣長幼各盡之倫是在群臣也方效

嵩呼又瞻

星耀知

星心獨斷之不移在

陛下也方稱

壽觴又行

吉典庶

聖祚萬年之無斁此益

國家極盛極樂之由則亦何憚而不為也伏乞

及期斷示臣等不勝願望祈禱之至緣
係

大禮又待

綸音懇乞

聖慈速示定期以信

詔令以慰群情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青

萬曆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具題

留中